

《桥》(中)

——老归侨的断肠记忆 桥客（香港）

的心情。

那时，几部文革后期的“伤痕小说”相继出版了。譬如小说《人到中年》，主人公陆文婷和她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和遭遇，在向人们诉说即使是解放后毕业的“知识分子，纵然满怀豪情、奋不顾身地工作，也难逃被打击、摧残、作贱的命运，谁也帮不了谁，谁也救不了谁。虽然离开这片20多年前几经艰苦回归的土地，再投入异国他乡，茫茫前路，不知今后何处是归宿？然而，不管怎样，有机会出去可能有机会背水一战。或许，天生我才必有用，可以找到发挥半生积累才智的场所。虽然人到中年，不知道剩下大约二十年的工作时间还能做些什么？

（三）

经常会记得，在印尼读小学时，抗日战争爆发，手举小旗胸前挂着钱箱，跟着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向华侨募捐支持抗战，才开始知道我们的故土正在被日本人侵略、蹂躏。启蒙老师满怀豪情和悲愤地在黑板上挂起一幅好比一片桑叶的中国地图，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故事，冲击着我们幼小的心灵；松花江、大豆高粱、长江黄河……成为了心中祖国的象征。到现在都还记得音乐老师当时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

中华、中华、我中华！

五大民族合一家；

昆仑山上常积雪，

蒙古荒漠飞黄沙；

长江黄河泻千里，
大海茫茫接天涯；
日东升、月西下；
照我伟大的中华！

这首歌成为孩童时认识古老和广袤中华的第一个教材，也开始激起最简单、朴实的爱国情怀。

日本投降，内战烽烟遍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学校园里的学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回国浪潮。加上印尼独立后仍然排斥华人华侨，年轻人的爱国情操，几乎把回国升学、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作为唯一的光明前程，只要能登上北归的海轮，其它都不计较、不考虑，都可以放弃了。

笔者高中毕业时，为了响应支持印尼华人学校教师荒的号召，也因为家境贫寒难筹回国旅费，目送同窗意气风发地扬帆北返，留在了雅加达教书多年。直至积攒了旅费，准备了行李，买好船票，才离开出生和长大的“第一故乡”北返。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经棉兰、新加坡到达香港，再乘火车由九龙到达罗湖。

永远也不会忘记上千个同船回国学生提着沉重的行李，咬牙一步步越过罗湖桥进入深圳的情景，那是罗湖港英海关和深圳中国海关之间的无人缓冲带，当终于走到竖着五星红旗的中国海关时，顾不上那简陋的海关大楼和表情木然在站岗的解放军，无比兴奋默默地说：“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

（四）

没有想到，兜兜转转20多年后，领到了公安局发的港澳通行证，携妇将雏提着中国海关允许范围最简单的行李，从深圳反向越过罗湖桥到港英罗湖海关。也是和20多年前一样，我们一早由广州乘第一班到深圳的火车，在深圳海关轮候出关。解放军和海关人员还是和以前一样木无表情，只是当年前从对面越过罗湖桥的每个细节又在脑海中清晰地出现。人到中年迈着沉重的脚步，紧紧地牵着妻子和孩子，带着迷茫、恐慌、失落的心情好不容易地走完这座桥时，不禁含着辛酸的泪回头望着桥的那端在想：今后还有机会再来看看这片土地吗？还能和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有来往的机会

吗？才终于一脚踏入罗湖地界。经过带着蔑视目光的港英入境处人员严格的核验和问话后，出了关。

乘上港九列车，车厢里坐的都是操广东话嗓音特大的香港人，目光不时在瞟着仍然穿中山装的出港者。不知人的一生会遇到几次别离？当年离开侨居地时，同学、同事、亲朋好友举行许多次大小欢送会，并惠赠多珍、江干送行，临别赠言语重情长，令人感动。

然而，在国内整整学习和工作了同样20多年后，却都几乎是悄悄地离去，只有几位最知心的朋友，小心翼翼地对我们表示欢送，在老火车站里，只用最简单的祝福语言，近乎默默地目送列车载着朋友远去。离开车站后默默地坐在位子上，只有同行的孩子在车厢里来回走动，十分新奇地左右观赏窗外不断向后移动的景物。

20多年前，笔者考上大学乘反向的同一列车到学校报到时，曾因少年时在雅加达看过冯哲和周旋主演、浪漫而凄美的黑白电影《忆江南》，特地下车到‘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杭州西子湖畔游玩。当时，初到贵境，全然



今日罗湖桥